蒋先生他们讨论的事情，我自然是听的云里雾里，又是什么林远为了，又是什么林焕天了。加上我又姓林，我自想莫不成在我失忆之前，这些姓林的都和我有些什么关系不成？  
; h, {2 X$ ^  B7 F: `: ^3 a/ D' ]  
无论他们说三道四，讨论我是一句也没入耳，只看他们对我态度真诚，该当不是在耍什么阴谋诡计。  
  
「事已至此，不知后生你自己有什么想法？」蒋先生示意众人安静，一时间屋子里十几个人，二十几只眼睛都直勾勾的冲我瞧来。! \_. u\* z% V7 U\* R  
  
「额，说什么？我能有什么想法，只是我失忆了，你们说的这些我全都不知，没什么可说。」我却不是怕事的人，直言不讳的言道。  
  
「这这这。」五叔听我这般回复，皱起眉头，不住的咋起了牙花子。  
  
「看来现在也没什么好的办法了，就先在我这边住下吧，或许你什么时候想起来一些事情，我们再议也不迟。」蒋先生倒没有继续纠结，抱着大狸猫继续说道：「你在一旁好生站着，我和诸位叔伯还有些事情要谈。」4 @3 Y, r: ]6 [; b6 E  
  
众人见蒋先生如此做派，一个个的面面相觑，今日忠义堂议事，讨论的都是是她蒋家亦或是经纬财团的机要，我一个外人，何德何能也能在此地落座，遑论她还隐约的提携与我？' u! E: |0 @( @1 s# ]+ x6 A" q  
; N- a8 ~7 U# [, V! R2 o  
「既然菱菲有这般主意，这位后生也是故人之后，仲达兄弟这客卿的位置现在让她来坐，也是最好不过。我也不该有什么好说的，继续吧。」五叔真可谓老而不死，轻飘飘的又把压力给到了蒋先生这边。0 b  }' i1 Z0 e7 p- T, g  
1 z) B5 n( E/ g. t+ y0 e  
五叔和蒋先生之间的勾心斗角我现在才明白过来，之前一直把自己置身事外，只当自己乃是来客，不该介入她们团伙内的事情。只不过现在这个五叔有意无意的总在酸我，那我自然不能平白受了他的讥讽。等下也不发作，只淡淡的言道：「诸位叔伯，小子失忆在先，你们说的这些事情我自然是不知道了，只不过有一点，为人处世莉莉我还省的。我现在立在此处，非是依仗所谓的林仲达的面子，乃是感激蒋先生救我于水火。既然蒋先生发话，我自然是要听的。蒋先生尊您为五叔，想来您的辈分是高的，又何必于我这后生一般见识。」5 P4 j# k' K6 |$ j1 e  
5 t; S% N& G- ~/ p% K, B9 h4 i4 J  
「糊涂，没大没小，五叔岂是你能编排的，你出去吧。」我这番话说完，还没等五叔反应，蒋先生倒是先动了火气，只不过她发起火来却于常人不同，没有什么疾风骤雨，只是轻飘飘的从嘴里哼将出来，若不细听，只怕都要漏了去。  
& f2 {" J6 p\* }; |+ `: x\* ~% n! I( M  
恍惚间，蒋先生给我一个肯定的眼色，其言外之意已昭然若揭，我也不废话，转身就走。8 U\* ]9 A. D7 G$ m. Z  
  
后来她们谈些什么我已经全然不在意了，这帮人以洪门自居，定然都是在外面混的，以我的性子，那是跑开还来不及，又怎能自己往上面去贴。8 g  n' r. L5 {/ j; U  
4 y$ C- p$ H# ]" c  
经过了上午的折腾，我是一点兴致也没有了，任由她们在楼上议事，外一人悠悠的回到房间，倚到窗头，呆呆的望着远处的海浪出神。  
& L! j6 k' X: R9 e) l  
日头西斜，夏末宝岛的天气那是说变就变，先是一阵微风，落下几滴雨水，接着眼看一团浓雾从东边汹涌而来，而后就是疾风骤雨，前后不过数十分钟，便天地变色，大雨倾盆，狂风呼啸。\* m/ y" k: h8 a3 V( L0 i2 n3 ]& C  
) P1 g! K4 ]9 l6 B( K6 F% K5 n# o( c  
佣人保姆急吼吼的穿行在各个房间关窗避雨，我不管那些，推散了过来闻讯的佣人，看着院子里被狂风暴雨摧残的芭蕉叶，心里五味杂陈：「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依照蒋先生她们今天的话头，不似作假，可若是她们所言非虚，那么我这个失忆，只怕另有说法。若不赶快弄明白，只怕我也会想这芭蕉一般，在这风雨里摇摇欲坠，不堪自保了。」  
  
她们该是谈完了事情，眼瞧着一列车队驶出了庄园大门，蒋先生好狠的心，这般大的雨，也不说把他们留下来避避。  
  g/ ~\* b% s4 c" `$ Y4 Q  
「林太，蒋先生唤您过去，她在佛堂等您。」佣妇过来知会一声，得到我的肯定答复之后，又忙着去了。  
0 l9 s) A$ U' i( K  
暴雨倾盆，连带着温度也下降了不少，待我晃到佛堂的时候，只见蒋先生披了罩衫坎肩，怀里捧着狸猫，正要出来，言道：「你刚刚还是唐突了些，五叔岂是你那句话就能打发得了的？我在里面留了些东西，你进去好生看了，晚些时候我再来找你。」说罢，更不待我反应，直接去了。  
; z7 d- x+ Z" U7 \_5 Q7 f  
三入佛堂，三样不同情绪，这个蒋先生怎么总是这样，神神秘秘的，话向来只说半分。我狐疑的踱步进去，倒是忘记了刚刚被惩罚的老三还在墙边的二爷像下面跪着，看他一脸虔诚，我也不知说些什么，只能略过了他，寻到蒋先生的书桌，却没有寻到什么她吩咐的什么东西。  
  
在尚有余温的凳子上坐下了，环顾四周，心想：「这个蒋先生，到底在打什么谜语？」+ `: x- Z2 U3 E; @\* c6 \, q4 w  \4 I7 s  
  
原来，刚刚她就是这样的视角么？偌大的佛堂，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，一切都尽收眼底，右手边是刚刚五叔的位置。背后该当站的是那个一脸正色只顾背帮规的黑衣汉子，左手边可不就是那天我初来的时候坐的地方么。正前方正是威严的二爷像，下面，老三正规规矩矩的跪着。  
  
房间里清幽静谧，房门一关，屋外的风雨声便再也传不进来了。  
; \; `6 b. u; O8 J2 R0 V3 ^, X  
里外寻不到蒋先生留给我的东西，我本想离去，可是又说了，晚些时候，她要来寻我，那便不能走了，只能痴痴的在她的位子上坐了，看着屋子里的老三，也就是唯一的活物怔怔出神。  
0 `6 f! Q5 O: T$ V4 z  
可是左等右等，墙上挂钟已指向六点，蒋先生始终不来，我实在是烦了，眼尖看到二爷像前的檀香烧尽，便起身过去接香。  
  
我穿的软底常鞋，走起路来一声不响，老三知道屋内有人，却不知我此时已来到他的身后，依旧貌似正经的跪着。其实不然，我的余光一瞟，只见他正偷偷的捏着手机。好哇，蒋先生罚你在二爷像前跪着，你可倒好，尽然敢偷偷玩手机。# J) h" Y9 n8 @\* Y  ?  
  
我眼疾手快，一把抢过他的手机来，呵斥道：「好哇，你就是这般受罚的么？让我瞧瞧你在看些什么东西？」& \4 O: N# R- k% Y. q  b  
  
这一看不要紧，直把我看的面红耳赤，小鹿乱撞。手机上哪里是什么正经玩意，只见一男一女正在交嬛，此时正紧要关头，男优手握乌黑硕大的鸡巴，一团浓精射的女优满脸都是。- w( j% Q0 l$ V+ N\* p. {6 }  
" P' I# p. X1 G) @) M& ~# ^  
「嘿，你把手机还我。」老三立刻急了，起身来夺。  
  
说来也怪，这些日子来，我从未这般失态过，也从未因为情欲之事纠结过，今日看到手机视频上的这点画面，只觉得小腹一股邪火直冒，几乎瞬间就红透了耳根。心里更是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无限滋长。  
& i0 G  I. G! h  
「嗯~」我不禁娇嗔一声。  
\* |8 n% [1 c5 @& D  
看了手机上的画面，我手软脚软，哪里还能多想其他，手机立刻就被老三给夺了去，他嘴里还叽叽歪歪：「罪过罪过，怎能给二爷看这般不堪入目的东西。」  
  
我也不知怎的，目光游离，只顾瞄向他勃起的鸡巴位置，老三的体格健壮，一身的腱子肉，此时又正是散发男性荷尔蒙的关键时刻，几乎把我的魂儿都抽走了。  
; R\* b  Z# k6 g0 q! a  
「啊~」我再次娇嗔一声，察觉到档下已在不自觉的分泌液体，许已沾湿了鲜红的内裤，我这是怎么了？  
7 b) O7 |8 R: h- n7 M, x( {  
「喂，你干什么？」老三不满的大叫，终于把我从发情状态下勉强拉扯回来。  
\* f& N7 z/ ?1 m. W# x  
回过神来，只见我不知何时已扯开胸口衣衫，与内裤配套的鲜红文胸早露了出来，一只手已伸了进去，忘情的揉捏的激凸的胸前一点。- J+ m9 c\* n# @5 Z# t& u; @  
; C7 L1 E, F- d# P3 w  
「好哥哥，我想要鸡巴。」也不知这样羞人的句子我是怎样说出来的，说完，我就主动半跪下去，作势就要解他的腰带。  
  
啊，鸡巴，男人的鸡巴，解开他，男人的鸡巴就藏在里面，解开它，鸡巴就是我的了。  
  
「咕噜。」老三咽下一口唾沫，见我如此主动，他也是一时间就愣住了。+ u- i7 ~  P6 E. M$ ^0 B8 k1 L7 Q" y  
  
「嘿，不行，不可以。」老三还是对神灵有所敬畏，不像我，此时已被情欲冲昏头脑，满脑子都是男人鸡巴。& k' |/ e# p. ^2 p3 S. Q  
) n8 z% e  i3 t( g1 g& \  
「卧槽，之前怎么没见你这么骚。」老三咒骂一声，别住了我肆意妄为的双手。  
8 H) A7 ?\* {) z- j) E( h  
「嗯~鸡巴，给我鸡巴。」发情的女人是恐怖的，我挣扎未果，竟然伏下身去，准备用牙齿代替双手，随着头颅下探，鸡巴独有的腥臭气味涌入鼻尖，如是便如干柴烈火，我的脑子里已经没有其他念想了，鸡巴，快给我鸡巴。只要给我鸡巴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。  
2 x! h. k7 r+ a% n  
「靠北。」老三见我这样，心一横，抱着我转到屏风后面，嘴里还在念念有词：「二爷在上，非是老三我对您不敬，实在是兄弟姊妹有求与我，只能权宜行事了。」2 Y9 U, Y\* A; I$ Y  
  
哦，就是这样，男人终于解开了腰带，我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跪了下去，用我温润的唇接住了弹出来的可口肉棒。& \_, \_/ L' Q$ e$ s5 K0 P  
, T) x3 A/ Y5 s$ {  
伺候好他，肉棒可以给我带来无尽的快乐，这是我脑子里唯一的念头。  
  
男人半倚在茶桌上，不过被我稍微撮弄几下，肉棒早已坚硬如铁，鸡蛋大小的龟头光滑圆润，棒身上青筋毕露，此时在我的唇下进进出出，淫靡无比。  
  
「哦，靠北。」老三此时相当纠结，一来二爷在上，这里乃是忠义堂议事的重要场所，哪里是可以行男女之事的地方，二来胯下实在是饥渴难耐，他哪里敌得过我的撮弄，不时发出愉悦的呻吟。  
  
他的肉棒伟岸无比，每次进入，必抵进喉咙深处，我也不知怎的，宛如无师自通一般，喉咙大开，龟头进入，再压紧收缩，无师自通一般，用喉内软肉轻微的摩擦男人敏锐的龟头。  
- m% z5 K$ V7 I4 v2 |) S  
「靠北。」老三再次咒骂一声，终于放下顾忌，反正已经做了，蒋先生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，干了便是。随后肉棒不断抽搐，他紧紧的抱住我的后脑，不住将肉棒抵到最深处。男人啊，就连阴毛都是这般坚硬，刺的我嘴角发麻。忽然，毫无征兆的，老三快速抽插几下，滚烫的浓精就喷了出来，灼烧着我的喉璧。/ T. L4 r9 X+ d' p\* h, V- [# C  
: S7 V7 n& M& \_" Y& {  
「唔~」我闷哼一身，而后当然要极力配合，喉咙大开，无比热情的欢迎着男人的精华。如此甘甜美味的精液，啊，好满足。  
  
可是，就这样了吗？还不够。我感觉到男人的肉棒在射精之后有了疲软的征兆，立时就急了，不够，还不够。% E3 F6 u( w( q2 ?( u  
  
老三欲要拔出肉棒，却被我竭力阻止了，我调用请全身解数，舌头完全展开，半包住肉棒下壁，喉咙一张一合，脑袋挤压到底，全凭口腔功夫重新唤起了肉棒的元气。& c4 A: p5 D. f5 `  
3 Z& E4 [' e6 g. `9 U9 M$ ]  
「哦~靠北，这样的功夫，我可从没见识过。」老三赞叹道。; q" `\* ?2 r1 V\* Z: K  
  
是了，就是这样，肉棒就该硬硬的：「敢不敢肏我。」我看肉棒重振雄风，终于把他吐了出来，看着冒着热气裹着黏液的肉棒，挑衅般的邀约道。. \_  }' P( `0 ^! \_+ I! t  
  
老三眉头紧锁，一脸怒气。没有说话，双臂展开，直接把我抱起丢到身后的茶桌之上，发出了重重的响声。<讨厌，你弄疼我了。」我娇嗔道。老三哪里管得了这个，暴虐的一扯，好好的长裤一分为二，露出里面鲜红的内裤来，此时内裤早就被淫水浸透，散出了挑逗的味道。  
9 T9 c  N& W  C8 }\* M1 V9 Z9 Z  
双腿被粗暴的掰开，女人最为私密的小屄一览无余，我为了讨好眼前的男人，调用档下肌肉，小屄微微的一张一阖，淫水早就沾湿了红木桌面。  
" p- J) \_! F7 V) J4 g  
来了，来了，终于来了，肉棒在我的穴口晃荡几下，终于，他挤了进来。喔，好满足。# M- J; b$ R  b\* ~5 ?  
  
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8 x) U\* W8 P7 E- R8 e. H  
1 |8 H& V( J1 q# h# Z  
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进来了，坚硬的肉棒挤满了我的小穴，粗大，肿胀，满足。9 K8 [! q0 v5 o; K' z  
  
抽插运动开始了，美中不足的是我的穴口不太深，好哥哥的肉棒不能没根而入，最多只能插入一半左右，对我来说早已满足，可是对于老三来说便不是那么回事了。) s$ p8 S& s+ A0 s4 ~; [0 c7 `5 N  
; ?: h/ N/ F; w  q) W2 n& \_4 u  
男人么，冲刺到底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。是以，老三发挥了他最大的力量，冲刺不休，每每冲到最底，我总觉得花心处那么一个小肉芽在倔强抬头，而男人坚硬的肉棒抵到肉芽，必然有一道电流由肉芽处飘荡全身。  
\* u# z5 \  X& J: h- \) P/ r9 E  
哦，就是这样，我快要死了。\* i3 g% J" g7 n\* T; D  
! x% H0 {9 ^+ M6 `8 b" ]0 p# @1 k$ X  
浑身血液沸腾，小腹上悠悠的显出一道粉红的纹路来，而我的情欲则越发高涨，纹路也越来越清晰，那是一道繁复无比，好似蝴蝶一般的纹路，此时翅膀已半现不现，再努力些，定然可以变得栩栩如生。  
  
「靠北，这么紧，我就不信我刺不进去。」老三冲刺多次未果，肉棒半进不进最是挠人。再看到我小腹的淫纹，更是惹的他抓耳挠腮。  
  
伴随着老三冲刺的频率，偌大的佛堂里，充满了我忘情的淫叫。; m9 s$ j' ?- Z  
  
老三停了下来，惹的我一阵不满，主动的扭动腰肢，用自己体内那颗小肉芽去摩梭哥哥的大肉棒。$ G$ q2 `) ?% t( |+ D: n7 {# x  
  
「哼。」老三冷哼一声，撕开我半遮半露的上衣，粉红的乳头早已勃起的有樱桃大小，和贫瘠的乳房相比显得如此突兀。老三手指在我乳尖一拧，乳尖立时淅出水来，惹得老三啧啧称奇。  
  
不过他的目的并非如此，两只大手从我腋下穿过，直接把我抱了起来，以肉棒为支点，双腿架住：「抱紧了。」他在我耳边吩咐道。  
, C0 ?# Z' e) j9 E  
「嗯。哥哥肏我。」我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依言紧紧的将她抱住了，可是我的小屄能挺的住么？# e0 B& p0 B/ U6 J& X5 s  
  
更加剧烈的性交开始了。  
  
粗大的双手提住我扁扁的臀，把我往空中轻推，随后重重落下，依托我本身的重量，坚硬的鸡巴一戳到底，这次终于成功了。  
, v6 K# z) s+ H! u  
「啊~」下体剧烈的疼痛感袭来，我不禁发出一声凄惨的吼叫。, P( ~, i( u0 [' [! {7 @) N& y  
  
可惜老三哪里顾得上我，一上一下，地引力成为了他最好的帮凶，我再也感觉不到小屄里面肉芽的存在了，疼痛，剧烈的疼痛，可恨的是，疼痛中夹杂着性欲的爽快，这让我又不能拒绝这样的性爱，我快要晕厥过去了。+ a; z; v3 k5 \_  L5 C, a- {/ w1 Y: ~  
# Z, x4 f: p: e  
一上一下。我如入云端，嗯~  
  
一下一上。又似坠入深渊，啊~  
  
樱桃大小的乳尖摩擦着粗糙的西服。微微有些规模的胸肉随着节奏也有了一丝顿挫的赘物感。6 r3 l. G' h\* g( n  
  
身体的完全凌空让我不得不紧紧的抱住眼前的男人，他现在是我唯一的依靠。  
3 U5 }\* ^( E# V: |/ N  
小腹的淫纹已完全显现，栩栩如生的蝴蝶粉嫩无比。  
8 x+ M) L/ ?  n4 [9 [: [: Z  
小屄里淫水泛溢，最后甚至流出鲜红的血水来。  
" F% G; J8 k7 ?$ H& ]  
「靠北，竟然是个雏。」老三看到血水，更加亢奋。  
$ [) n9 o- @& E' C6 l  
肏，肏死我，请无论如何要肏死我。  
  
坚硬的肉棒调动了我全身的情绪，只感觉毛孔都舒张了开来，肉棒在小屄里一进一出，发出了诱人的扑哧声。$ S+ I4 I. j2 r: H. D( f, ^9 v$ s  
  
小腹位置仿佛有燃气了烈火，淫水不要钱一般的分泌着，老三的兴致更高了。  
  
「靠北，真他妈的重，累人。」战斗了几分钟，老三终于败下阵来，即便是他这样的男人，托举着我一百多斤的体重，也是一件极为累人的差事。' X% |. l9 {1 ]; h  
! \; [5 X- p. N1 G! F/ x# ^  
我又被她丢到了茶桌上，既然屄门打开了，肉棒可直刺到底，那么也就没有再托举着我的必要了。  
6 j' L0 G/ G: d6 T\* W  
「好哥哥，肏我，肏死我。」我瘫软了下来，依旧在说着胡话。  
. k\* q6 M2 g\* D8 t  Z  
「别忙，等哥哥给你来个狠的。今天不把你肏服了，我就不是王老三。」说罢，老三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个药丸，咕噜一声，囫囵吞下，说来也怪，随着药丸吞下，几个呼吸之间，老三的肉棒越发胀大，青筋毕露，龟头更是胀大到鸡蛋大小，不住冒着热气。  
  
「撒小，便宜你了，这个新货可不好找。」老三爆喝一声，再次提枪上马。9 {! r. @! T  z# C5 S' Z  
  
「轰隆隆。」台风越发肆虐，乌云不断挤压爆发，雷声不断，一如屋内燥热的男女。9 u1 J! j/ z# e; s8 l3 T  
  
性爱，哦，激情的性爱。随着老三的不断抽插，小腹的淫纹完完全全的显露了出来，由原先的粉红色到现在的鲜红色，就连蝴蝶翅膀上的纹路都纤毫毕现。  
2 |6 l( o8 }+ a+ U) A  
忽然，停电了，失去了灯光，房间里顿时黯淡了下来，紧接着，一道亮光闪过，随后几秒，远处传来了距离的雷鸣：「轰隆隆隆隆隆隆隆。」  
  
好似天公发怒。\* F; {( X+ Y( P& M  
& @9 `\* V+ D( W. \  ?  
剧烈的雷鸣打断了我享受的节奏，我抬眼去看，却见老三的面庞在闪电的光亮中若隐若现，好似恶鬼。; k/ i7 t( Y% a+ S  
+ j4 Y  c/ f; t6 [, G  
「啊，不要，不要。」许是这样的场景触发了我脑子里失去的记忆，我一反常态，拼了命似的开始反抗起来。' ]: v1 ~" W4 z4 l2 `; R! {  
8 e# @\* }. }  J9 J1 F( ~  
「骚屄，不是让我肏死你吗？怎么了？现在又反悔了？肏死你。」老三喘着粗气，哪里肯停，嘴里还念念叨叨：「你不知道吗？我最喜欢你这种有野性的样子。」$ \_$ V7 ?+ S0 u- w5 G  
( }+ }$ d) K7 y5 p" A5 [: E% X" ?  
终于，由于我的突然不配合，本该畅快的性爱，如今变成了单方面的强奸，我瘦弱的手柄如何敌得过老三的臂膊，大手重重的一捏，双腿在这么一架，我便再不能动作了。  
4 F0 O; M# R8 N8 i/ ]$ F  
性爱和强奸显然不是同一种心态，此时胯下的痛苦也盖过了性爱的快感，肉棒的进出，只带来了无尽的痛苦，随着他的肉棒进入，小屄最里面就好像是伤口上撒了盐，再用铁棒在里面胡乱搅动一般。8 L5 ?/ @! J3 P+ Z% \_  
0 |& V- b4 G# k" L. n. d- Y% q  
「不要，不要，疼啊，我好疼啊。」我哀号着。7 S1 |2 N2 s0 \_  
: @9 ~9 D4 u0 y2 m  
「疼就对了，说明老子的鸡巴又粗又长。」老三顺着我的话头说道。胯下却不停下，继续抽插着，穴口流出的血水也不管不顾了。$ h/ f\* m7 I) i2 |5 L  
' A  L" o, T+ N( }  C  
我疼到晕了过去。老三依旧孜孜不倦的肏着。  
  
（报应很快就来，嘿嘿）4 c+ ^1 U\* T- [/ b8 L  
  
) k+ C. t- c/ s  
。。。  
  
。。。  
  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悠悠醒了过来，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：「你醒了？」奇怪，这个声音无比熟悉，可是任我怎么想，也记不清这个声音属于谁。' t/ J- o% R  X( C  
  
睁眼一看，是一张绝美的脸，脸上带着笑意，似乎是一个我应该很熟悉的女人。" V! p! K( P! V& }  
2 F: t, A7 L% \_/ d0 a0 O  
「你是谁？」我问道。\* v% D6 ^. l6 s+ \_\* T' e  
0 i& }" a4 u  {; O9 K  
「。。。」女人沉默了。  
  
「间歇性记忆障碍。」另一个好似熟悉的男人从背后开口说道。; j2 c5 C: {6 f9 }( j7 M  
+ w4 Q# k; h# W2 Z4 r  \& s  
「说人话。」女人嗔怒道。# P7 E5 ?9 F; q2 W! O! G  
0 W  S; M7 }0 U7 @  
「或许是记忆恢复的前兆，试试问点别的。」男人又道。. i: L\* N; O: }; R& G  
' |3 Z8 x' G1 C  L2 {0 f  a( \_  
「你是谁？」女人微微皱眉，反问我道。  
  
「我，我，是谁？」我努力想要抓住脑子里的线索，最后却只能无力呢喃。  
6 `% O2 H" w5 I( j& k% @! p8 N" m9 ~  
「不着急，慢慢想。」女人叹息一声。3 `/ A' a' s( f8 ]+ A  J0 ~  
  
「我，是，谁？」这个最简单的问题，现在却成了最难的问题  
, K8 e# d) B, I1 s% o: P  
「不，不要过来，我杀了你。」看到那个男人朝我走来，我立刻尖叫道。即便他们对我如此友善，我还是对他们表现了足够的敌意，恍惚中，我好像别人针对了，眼前的人，不一定是好人，任何人都不可以信任。  
  
男女两人最终还是拗不过我的敌视，只能担忧的走了。  
  
「我，是，谁？」我呢喃着。& l4 Z\* O, B0 W' m+ C3 w- \_7 Z  
! Q6 J\* M5 R, W8 w  
在床上躺了半天，饭也没吃，只喝了几口清水，最终还是憋不住腹内便意，走到卫生间熟练的腋下裤子，肌肉记忆般的在胯下乱掏，好似在平坦的胯下该当有个鸡巴一般。  
  
这很不对劲。  
+ H' q+ T$ T$ W  
掏鸡巴未果，我只能认命的在马桶上坐下了，乱喷的水流让我一阵心烦，阴道里面又一阵酸痛，这让我更加心烦了，我本以为事情不会更糟糕了，直到我看到尿液里一片嫣红。  
. g; v, `\* n& Q' L0 L  s! e3 Z  
好在这里还有卫生巾一类的东西，我熟练又陌生的扯开包装，在胯下垫上了，看着从内裤两侧折过来的小翅膀，莫名感到一阵心安。  
7 D2 u3 z- s) a+ @! |% g1 r/ \  
我就像一个巨婴，开始尝试着重新熟悉这个本该很熟悉的世界，外面刚下了雨，走在院子里，满是泥土和雨水的清新味道，说实话，我很喜欢这样的味道。  
" h+ {8 K. F- |, V5 G# j0 F  
从地表的植被树木来看，我现在应该在祖国南部，可是，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？印象里，我熟悉的地方应该在中部才对。$ ?( L9 X3 L) Q' m, c& }/ `/ s  
  [! d+ n1 x2 f% g& t7 }4 V- ]5 B  
让不爽的是，身后总有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跟着，不知是监视还是保护，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。  
+ s8 S5 [4 {4 p" z, A  
我怎么也甩不掉他，最终只能作罢，慢悠悠的在这么陌生的庄园里踱着步。  
) n0 a% j: n, Z" D" u$ r) E  
「林太。」佣妇们总是这样称呼我，这倒让我好像起一些事情，似乎在另外一个什么地方，有人也称呼过我林太亦或是林小姐什么的，而且，身还应该有另外一个女人才对，不过绝对不是我醒来时见到的那个女人。4 Q7 q% P4 f\* H/ \; b9 ?0 S  
  
印象里的女人应该是那种恰到好处的霸道，而且是充满女人味道的霸道。而我知道的这个女人，她则是另外一种霸道，那种运筹帷幄天下尽在掌控的霸道，偏生她生的女儿身，否则绝对是一个极为棘手的人物，这也就说得通了，非要佣妇称呼她为蒋先生，不男不女的，让我不喜。\* o( w- Z" O( y8 f/ K9 A" p9 ~% W- ~+ F  
/ P+ n3 z; }0 m' p; \/ S( C  
如是，一个月过去了。0 R3 v2 C2 `% y9 `5 @  
5 C# q% B! j( v  ?' s+ [+ R  
这些日子以来，我每天都在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，脑子里模模糊糊的有了一点以前的画面，可是最终总是戛然而止，不明所以。! W. ^' C. B, v\* n. ?, ~  
  
「林太，用过早点之后，蒋先生让你到议事堂去。」佣妇端来了早点，同时递给我一个袋子，这般吩咐道。  
  
「知道了。」这件事情倒是简单，许是蒋先生不养闲人，在他们开会的时候，让我在一旁旁听，并做笔录。按说现在有了电脑，直接在电脑上记录应该会简单一点，可是蒋先生却不乐意，坚持要用笔录的方式，这也就成为了我住在这个庄园里唯一的指派性任务了。  
  
他们只见的谈话确实没有什么好记录的，重要的事情，他们更倾向于用脑子来记，更不要说，总有人发言之前先来上一句：「那什么，这句话不要记。」好吧，有的时候，半天的谈话下来，最后只记上了谈话的开始结束时间，甚至连讨论人都要抹去，我也乐得清闲，别人说什么，那便就是什么罢。7 u! K" U( Z0 a/ \/ u, y2 M  
  
可惜，我这脑子的记忆力着实惊人，几乎有过目不忘和过耳不忘的本事，难道说是因为失忆了，脑子清空了内存，现在好用来放其他东西了么？我不止一次这样自嘲。  
  
你说，这般好的记忆力，怎么以前的事情说忘，也就忘记了呢？上天真是不公。  
  
我还当今天和往日一样，几乎只是过去走和过程，在走进议事堂的时候，里面没有蒋先生的那些闹哄哄的手下，反而坐着一切陌生的面孔。那是一个男人，一个国字脸的男人，一脸正气，虎目精光，粗看一眼，总感觉我亏欠了他许多一般。  
1 o6 a7 @0 w9 g# N/ a5 k  
「你好，又见面了。我从蒋先生这里知道了你的情况，或许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一下。」男人见我到来，站起身来，壮硕的身材几乎拦住了屋外的阳光：「你好，我是谭伯伟。」+ A' m- h9 s5 O  
  
「谭？伯？伟？」我复述着，绞尽脑汁也无法回想起眼前男人的存在，最后看到他伸出的右手，尴尬的不上不下，只能悠悠的也用右手在他的指尖虚捏了一下，非常女性化的握手姿势：「你好，我现在叫林莉，双木林，草头莉，他们都这么叫我。」  
  
男人的语调让我有种莫名的亲切感，原因无他，把至少是正宗的普通话，不似蒋先生他们，说起话来总感觉不太对味道。# q/ k: L$ Y% k5 v$ n  D  
  
「坐下来说吧，她的情况比较复杂，何况现在身子也虚，不能久站。」蒋先生在她的桌子后面，抱着大狸猫，悠悠然的说道。  
  
「你坐吧，我就不必了，这次过来，只是为了确认一些事情，见到你了，那么我也就放心了。」谭伯伟让开一条路，目送我却蒋先生一旁坐下，接着说道：「其实，我还有个不情之请，就是，希望你能给我一根头发。」  
  
「奇怪，看你一身正气，怎么见面就找女孩子要头发？」蒋先生阴阳怪气道。  
  
「走了流程罢了，那边要确认他就是她，头发不行，指甲也行，只要可以查DNA的都行，再不济，你给我留个指纹。」谭伯伟一看被她误会，说话都开始语无伦次起来。  
  
「好了好了，妹夫的面子该要给的，莉莉，就给他一根头发吧，省的回头有人在他耳根旁编排与我。」蒋先生原来也只是开个玩笑，只是不知道她嘴里的那个有人到底是谁，或许这个谭伯伟的老婆是蒋先生的妹妹？怎么从未听她提起过。2 w0 O) K, c$ N8 o/ W  
$ g# }  Y4 s$ I  R4 O  Z: T. {  
这一番事情办的完了，只听蒋先生笑着说：「好了妹夫，公事办完了，该让姐妹们谈点私事了罢？」  
  
「应当，应当。晓雯，出来吧。」谭伯伟如蒙大赦，对着里屋喊道。9 B( }+ p3 r, i( j6 O  
! y& P/ r( I  n" t- \_: i# m  
「讨厌，好容易出来一趟，本以为旅游呢，结果还是要先办公事，你要恼死我了。」只见一女子从里屋悠悠然的走了出来，嘴里不断埋怨，不过走到蒋先生面前，却有又换了做派：「好姐姐，晓雯好想你。」5 Z  \3 ]6 ^6 S8 r8 h) i4 o% u  
5 V+ Y  s2 K9 B0 r\* j+ K% m  
「嗯哼。」蒋先生假意咳嗽一声，余光不住往谭伯伟那边瞟去。  
' W( I9 L5 }' B) w5 d  
「唉，你看我这脑子，还说买点土特产回去呢，你们聊 ，你们聊，晚上我请吃饭。」说罢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2 m' B. s$ p! {7 K  
$ A+ J4 t# S; f  
「就会作怪，蒋姐姐这里什么没有，要他担这个心，真是的，撒谎都不会撒。」那个叫晓雯的女子幽怨的看着谭伯伟离去的身影，虽在埋怨，眼睛里却是柔情无限：「哎哟，好姐姐，大橘可越来越胖了，我都快抱不动了呢。」  
  B) [% f8 O8 u1 J0 \  
「额，蒋先生，这里没我的事情了吧，那我也先下去了。」我看她们关系不错，就连妹夫都要遣走，这里哪里能有我这个外人坐的地方，赶紧告辞要走。  
  
「哟，你就是林立吧？怎么着？屁股不大，气性倒不小呢？瞧不上我们？」不知为何，那个晓雯看着我，态度恶劣，一点不像在男人面前柔情似水的表现。& K4 s6 y) r4 w( S9 z) O  
  
「你！」我作势要发火，却被蒋先生拦住了：「晓雯妹妹，不值当的，她被姓林的搞成这样，现在又失忆了，也是和可怜人儿。按说我不该埋怨你，不过她说什么也是故人之后，我之前也亏待了她，而且她肯定和林远为也有什么过节，今日就饶了她罢。」; s" \! Y8 [: a/ B/ k8 s- `8 V/ \_6 i  
2 ~\* {, |+ w1 d2 ]" r7 @' k+ U  
什么情况？那个一直高高在上的蒋先生竟然在向这个女人求情？这可是我认识蒋先生以来的头一遭，其中定有古怪。; }7 W\* E- ^4 m" ]7 Y' y  
! E) t4 B8 h  C$ N0 N9 L& z; Y, i) z8 D  
「姓林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过蒋姐姐向着你，那便留下罢。」女人不再与我纠缠，抢过了大狸猫，开心的逗着玩：「我说家里要养只猫，老爷子非不让，你看大橘，多可爱啊。」) C0 |; d# M( g  
5 h% O" C9 B\* S8 {  X% ]" ^  
「喵。」大狸猫痛苦的哼哼一声。  
, V+ b) R& p) y) \\* s& e  M  q  
「这个，沪埠那边的事，还要姐姐帮忙哟。」晓雯玩累了橘猫，反手就那她丢给了我，一拂耳畔的细发，对着蒋先生正色说道。  
  
「沪埠？」脑子里有好像解开了什么封印，我一时间愣住了，就连大橘跑了都未尝发觉。  
9 ]5 [1 l, T) l\* k0 D3 L  
「但说无妨，我猜你这次过来肯定要说这件事，是吴茂才吧？」蒋先生白了我一眼，兜住了大橘，重新放回我的怀里，而后意有所指的说道：「看住了她，这可是我的心肝宝贝。」  
  l+ k2 F, p. V$ @0 j  
「唉，也不知道我那个不省心的弟...妹妹是着了他的什么魔了，姐姐你还要帮我开导开导。」晓雯话说一半，毕竟她只知道这个吴茂才是蒋先生的人，贸然让她来处理自己的人，自然要多了许多顾虑。  
  
「哦？这我道不知，他们两人相好，我们做姐姐的该祝贺才是，这样蒋宋两家可就是亲上加亲了呀。」蒋先生顾左右而言其他。  
  
「那个，什么沪埠，吴茂才，能多讲一讲吗？这和地方，这个人，我好像特别熟悉。」我忍耐不住，弱弱的插话。